



文

蘇美智

家有兩隻「小學雞」，心願是在人人愁着臉當爸爸媽媽的年代，努力做好相信孩子的樂媽媽。作品包括《我們的同志孩子》、《外傭——住在家中的陌生人》、《壹家傻蛋》、《死在香港——流眼淚》（合著）

## 莊梅岩和 Mila

劇作家莊梅岩，是《外傭——住在家中的陌生人》受訪者，也是書中唯一容許攝影師用紀實方式拍攝家庭生活的香港僱主，幸運地，她當時的外傭 Okah 也同意拍攝。那些機會很重要，它讓我們透過影像，探索僱主家庭這個公私領域交錯的奇異空間——既是僱主的私領域，也是外傭的工作所；而香港的住宅以可恥的尺數聞名於世，親密和陌生之間更難找到安然的分界。身處其中，莊梅岩坦蕩蕩的真性情和對人性的細膩觀察，成就了全書的第一章。簡單說，沒有她，這書不會是現在這個模樣。

### 菲傭歌劇 哭訴香港家庭悲歌

沒想到緣分種了下來，還長成一齣小型歌劇 *Mila*。

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為慶祝成立五周年，製作室內歌劇，邀請莊梅岩編劇本，在她的推動下選取外傭題材。莊挑了一個深沉的角度來述說故事。台上四人演出五個角色，除了最後一幕出現的靈體，便是一家三口和菲傭 Mila。四個人都傷痕纍

纍，各有苦衷。

「我們讓兒子跟她獨處——我們至今僱用的第十三個陌生人。一如既往，我們只藉着履歷表知道她，可不知道她真正是誰。我們學習容忍，我們學習接受失望……信任或不信任，已經不能再問了。我們只能信任。」僱主夫婦陷入失溫的伴侶關係，背叛和被背叛的同樣憤怒，而外面是令人窒息的石屎森林和沒盡頭的工作，回家則是滿目哀傷的外傭，日復日煮着硬如砧板的炒蛋和味如嚼蠟的火腿……夫婦倆分別誦唱：「如果有人要從露台躍下，那只能是我。」

然後，在 Mila 端來的炒蛋中，被揪出一根足以借題發揮暗示背叛的長長髮絲，這家庭一切維持虛假的努力，立時崩壞。

### 為什麼看不到絕望中的兒子？

這是劇中教我最深刻的一句自白：「他們在把玩一根頭髮，為什麼看不到絕望中的兒子？」目擊夫婦倆唇槍舌劍，Mila 心中呼喊。自小女兒在家鄉墮河亡，

她便背負着最要命的一種內咎——缺席媽媽的內咎。也許正因如此，她是劇中唯一能感受僱主小孩的人。那孩子如行屍走肉，每次出場都機械地捧着課本，要求到露台透氣，「我個腦實到好似磨石咁，除咗其他同學嘅分數我一樣嘢都唔記得，我真係好辛苦」。但爸爸媽媽聽不到，他們心裏盛滿苦水，都快要溢出了，哪裏還有愛的能力，即使急需承載的是最親愛的兒子？

這是外傭的悲歌，離鄉別井，寄人籬下卑微的活着，同時把兒女留在自己看不到地方長大，甚至死去；這也是很多受困此城的人的悲歌，明明身在家中，卻孤寂失聯，好不寂寞。

莊梅岩說，這劇獻給所有為愛飄洋過海的陌生人。無論離家抑或在家，毋忘愛。